

四書叢說



載

公治長章

擇壻之意全在可妻也上下面却言長雖曾在縲綫自是為人所

誣累非長實有罪則縲綫不足汙其行聖人非是就縲綫非罪上取只是因而說起解內外之惑集註有又言兩字極分得冷

例

疏曰家語南宮縚魯人字子容史記南宮括字子容鄭注檀弓南

宮縚南宮闕也然則名縚名括又名闕闕左傳作說字子容氏南宮孟僖子仲孫纘之子懿子何忌之兄也

此章兩節要見不是一時說話其意便自分曉集註其必有以取之矣其字指長也取之猶言得之言長取之也

論說中

謂聖人言其可妻是必長有德而有以得聖人此言矣若云聖人有取乎長則不須用其字

子賤章

君子哉若人贊子賤有君子之德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贊魯國

多賢作兩節看集註有又言兩字分曉集註厚之至言稱人之善既厚矣必本其父兄師友是尤厚也故

曰厚之至

瑚璉章

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包氏注論語杜氏注左傳皆云

夏曰瑚殷曰璉未詳

集註貴言宗廟之器重言盛黍稷之器蓋祭祀以黍盛為上也華

美言飾以玉

不佞章

上焉用佞蓋泛言下焉用佞以專言仲弓禦人兩句是言不可佞而說焉用佞一句在上不知其仁是言仲弓而以焉用佞繼之集註重厚簡默四字是就聖人及或人詞氣并南面章內描畫出來或人未識仁體而又以口才爲賢故見其重厚卽以爲仁而稱之見其簡默以爲不佞而少之

漆雕開章

此章專主知言

開只就見地頭說只是格物工夫未透徹所以於天下之理未能盡信故不從聖人之使謝氏言心術之微却是就存心上說於信字上說得重程子前條說開已見道體匡廓而節目尚欠未能充滿故曰已見大意是就開欠處說後條說開於已知之理則事事洞徹其未及者故未能信故曰見道分明是就開實有處說

論說中

二

道不行章

或曰集註謂夫子見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夫子以子路爲道果不行而必當浮海能決去就之義而從已乎抑以能盡事三如一之道而致死以衛已乎曰隨身所在以致死固子路之所優爲而聖人之意則不在是也道不行而浮海聖人不得已之言居中國而因時進退君子之常情也今聖人忽幡然去此而取彼卽義之所在矣非篤信聖人而勇於義者能之乎故夫子獨許子路也子路之喜正喜許已之行義與聖人同心非在事三之義也

孟武伯章

武伯見聖人專教人行仁而不知仁之體段故就門人中舉以爲問非泛識人才之謂也觀其再問與歷舉三人問可見不知者非謂三子皆不能行仁也但未至全體之仁耳一事之仁

則有之武伯獨舉仁字爲問非全體渾然者不足以當故夫子
但可總言不知而已固不可徧指其平日所行某事爲仁某事
爲不仁也就所舉治賦爲宰爲行人而無失即隨事之仁矣

古注於不知也下有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一句好

集注日月至焉或在或亡注在第一箇不知字下只得指子路而
言蓋兼包下二人在內

日月至焉指行之出入乎仁而言或在或亡指德之存亡乎心而
言

聞一知十章

一十一二只就每事上說顏子聞事理之始即洞見底蘊皆造其
極子貢但能就近推去耳一十字又是始終字

晝寢章

天地之氣晝夜運行不息晝陽夜陰晝舒散夜收斂入法則天地

論說中

三

故白晝用事夜則寢臥收斂神氣以爲晝之用蓋不收斂則無
以發揚晝則勤於事爲何況君子尤不可昏惰易曰君子終日
乾乾謂當法天道之不息也宰子晝寢宜乎深責之

朽木糞墻比志氣昏惰不是言資質卑下不可雕朽比教無所施
申棖章

君子之心所存惟禮義故堅強不屈於事物之下如孟子所謂富

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然則爲事物所屈是心裏
見他好了便貪他此心隨他去是他爲主我心爲客是心柔了

安得爲剛

理之明自然能勝物者謂之剛私之萌求勝於物者謂之慾

剛只是勇於行義申棖想是倔強好勝之人故爲慾

大意見事合義處勇於必行有一毫不合義處決不爲

集注志字當看爲此章之主有志於理義則不爲物所屈無志則

心逐物移及勝字揜字伸字屈字最是眼目字當詳玩則剛愎之辨自明

我不欲章

愚竊以爲子貢若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無加諸人則全是仁矣今猶有欲字辭氣亦自用力但又有無字則爲過也恐子貢只是脩辭未盡善爾夫子聞其無字便言非爾所及蓋恐其錯擔當了試如此詳味看如何

孔文子章

聖人垂訓句句是醫病良方讀者不可泛觀須件件將來反身自省方有益若此章只是因孔文子之謚答子貢之疑耳則於已何預况孔圍自是惡人何足稱道若能自反則是學者大戒也天資敏銳必視學爲易而不能細索深求精思篤好至於恥下問節目尤多貴者恃位恥問賤富者恃財恥問貧年高者恥問

論說中

四

幼能者恥問不能多恥問寡凡此皆是切中學者之急病如是則文子自是可師當自省而痛治之又當思文子雖勤學好問而其制行乃近於禽獸蓋務知而不行也故學者則宜知行兼用其力而不可少緩又文子之行極惡而以勤學好問尚得謚爲文而免名曰幽厲則知而篤行者所以流芳百世又可知矣凡此一事作戒數端學者以此意讀書則所謂三人必有我師而皆可以進德矣

今逸周書謚法篇是勤學好問爲文子產章

集注吳氏之言未盡公恐斷當不殺此二人想朱子只是取以爲觀聖人論人之言之法爾

居蔡章

古注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爲名長尺有二寸今按因以爲

名非謂龜必得之禁也漢食貨志元龜為祭非四民之所居元龜長尺二寸公龜九寸侯龜七寸子龜五寸公龜以下不知此名所自來

疏云山節藻稅天子廟飾

攷證云禮記管仲山節藻稅君子以爲濫以此例之則山節藻稅似指言廟之僭侈與居祭各一事此說恐長蓋二者皆是僭而於事無益徒取僭上之罪故同歸於不智

命尹子文章

子張舉子文文子事實爲問故聖人只就所問而名之曰忠清固未論二子平日百行也然就所問者亦未見其絕無人欲之私故雖一事之仁亦不許圈外叙二子之行雖是亦就所問上舉其失然終在無喜愠告新令尹去國擇地之外今讀此章且就子張所問內觀其忠清休首先把二子平生行事美惡看恐於

論說中

五

聖人之言難體認

子文非文子所及於無喜愠上見之此難於容僞集注言其忠感矣可謂清矣固有間也

無喜愠 告新尹 忠

喜怒不形無喜無愠

物我無間蕭改告新

子文

三仕已 告新尹 未仁

未知皆出於天理當

而無人欲之私無私

清

子文 三違

未仁 未知果見義理之當然當而能脫然無所累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不當而猶未免於恚悔

子文盡心於本國自是忠只是所以盡心者非當理而無私欲故未仁文子一時彙富而出自是清只是未必果見義理必如此而脫然無累故未仁此是專就所問上論若論全體則二人之身

渾在利欲中雖有一善不得爲仁也

本注及圈外今以是以下至真無私心是就子張所問事上論二人之未仁他書考之以下至亦可見矣是就二人凡事上論其

未仁

三思章

此章當用格物工夫在思之前理既明則所思可善若未明理再思也未合理三思也未合理聖人只就文子上斷其思之過而格物之道自然見於言外

左傳文公六年秋季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喪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杜氏注行父聞晉侯有疾故也所謂文子三思疏聘禮出使唯以幣物而行無別齋遺喪之禮

圈外發明再意思恐人不明理而妄處事必有失故用此意補

論說中

六

之唯窮理則能思思則必中既中便果斷行之窮理在未思之前果斷在再思之後

圈外季文子事攷證詳之

乞醢章

凡舉一言以蔽一人之行皆是以全體言若直則是平生行事無一件私曲方可稱直之名今徵生高縱饒他事皆直只此事之不直便不可言直了

本注就本事上言程子就心術上言范氏又推他事上言所謂一介取于千駟萬鍾可知是推演說開去不是正言徵生高看來高自無此等失范氏是教人謹心術細徵處

足恭章

集注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蓋爲盜者莫夜穿窬猶有畏人之心此二者白晝通衢對面謾人公然無忌憚以君子視

之可恥之甚

朱子言若微生高之心久之便做此等可恥事來此亦是戒學者於細微事不可不謹人心路要熟若一時小事不謹把做無緊要行來行去到大事亦以爲常終爲惡人學者工夫皆是如此若凡小事件件致力則行來行去到大事亦以爲常終爲君子矣

顏淵季路章

此章聖人顏子氣象以集注觀之尚可體認唯子路之意須要識取南軒先生謂人之不仁病於有己故雖衣服飲食之間此意未嘗不存蓋仁者心體廓然人我無間程子所謂與物共者也常人之有己於衣服車馬所常服御者必存心計較彼我則大於此者固可知故子路於日用上除去私狹氣象廓然同人則其他亦無往而不宏廣矣須着程子言豈可以勢利拘亞於浴沂辭氣不可只沉車馬輕裘着了路

論說中

七

雍也第六

雍也章

仲弓言行無所考前篇或人許其仁又稱其不佞此章自言居敬四科以德行稱故集注於前章言仲弓重厚簡默此章言寬洪簡重是模寫仲弓之德夫子許其可南面者意蓋如此謂有德足以爲民之上也南面但謂可居位長民不必重者古之有德者必有位諸侯皆天子所命而附庸之地不及五十里亦皆以有功德者居之楚尚欲以書社地封孔子則南面之說正不必以僭爲嫌

夫子謂仲弓有德可以臨民而仲弓謂伯子大略與已相類故以爲問者來伯子是寡言簡直率易之人聖人乃獨於簡許之集注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但謂可也之可而可使之可不與蓋

可也之下繼以簡字而可使南面四字連文故所指有輕重不同然書凡言可也則是僅可意獨言可字而上下有所指者又不可同一律如可以死可以無死之類當隨文觀

居敬以脩身言集注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中有主是說以敬存心自治嚴是說以敬治身也中無主而自治疎亦兼內外說行簡却是說事

朱子謂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程子謂居敬則心中無物一言有一言無似相牴牾蓋有以理言無以欲言則二說正相發

所行自簡又轉一轉不是經文正意

好學章

此章集注甚詳而過釋亦甚密當玩

不遷怒貳過是好學之效人之七情惟怒發之暴而難制故尤爲

論說中

八

難克顏子於當怒而怒之隨即雪消冰釋無一點留滯意故夫子舉其難者則情之發皆合於中和矣

集注克已二字是說此章骨子已固是私要看得私字分明蓋人

有此身便與物對人專把皮膚包定這些血氣便是我有我便要用物專一取物以供我所欲所謂已也但狹小與天地之氣不能相入只是專欲尊己不把入做事故怒遷向他人亦不以爲事做事差失亦不以爲緊要我若改却屈己以從物矣若勝去得此私則心量廣大不見我尊於人所以怒不敢輕加人作事亦不敢過失究其極則聖人之無我也但顏子之己甚輕非如衆人之已然略有私意即與天地不相似惟克得盡故能不遷不貳也

克己是脩身總目不遷貳只是非禮勿動一端中之兩事耳此言克己後功效如此也

鑑照妍媸之喻不說見處正說行處應之者應事也
聖人之道不是一串意是言學至聖人底方法下文學之道學之
得其道可見

天地儲精以氣言五行之秀兼氣與理言其本也至五常言得五
行之理以爲性本只是本體真言性靜是未發形既生言得五
行之氣以成形外物以下至七情言情之所以生情既熾而益
蕩其性鑿言發不中節則喪其真故學者以下方是工夫緊要
只是約字約情合中者正其心也正其心者養其性也作一串
說下然又當以致知爲先故曰先明諸心知所往下而力行雖
是就事上說其實只是約其情

學之得其道言聖人教他就四勿用功此正是學底方法下二不
却兼效言記誦文辭便是學不得其方法

請秉章

論說中

九

此章大意說不當與而與不當辭而辭二者雖皆未合中道原思
是過於厚者二人皆弟子也師命以事而區區以利祿爲急是
何心哉原思辭之誠是然聖人行事必合中道故雖辭不許既
守一職自有必得常俸辭之反爲私意故不許之子華使齊若
孔子居位時以公事使之則子華爲家臣自有常祿若非居位
時以私事使之則子華富家爲師出行何必求利然此非子華
之過乃再有之過也

犁牛章

一章之中爲義不一聖人稱仲弓之德門人聞之當效其進德也
仲弓聞之當愈進脩造其極也人欲勿用山川不含有德必見
用於世也犁牛之子駢角德不繫世類也父有惡子當脩德以
捨之也用人者不當論其世也聖人之言廣大如此諸章亦多
在人推看但不可穿鑿爾

不違仁章

顏子三月不違是乍違於仁日月至焉是乍至於仁二者正相反仁者天地之生意也人得此生意而存於心萬善備具則謂之德能體而全之無所虧欠是能存其本有之德也故總謂之心之德則心即仁是指道心言之也朱子既以此訓仁字又曰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此兼人心言之也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所謂無私欲是就知覺上言有其德是全其性爾蓋知覺者應事之本而性則萬事之則也若全無私欲則此心渾是義理動靜皆仁少有私欲之間便違於仁矣夫子不曰回也三月不違仁而言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若獨言不違仁可就應事上論言其心則貫動靜徹內外無非天理也

內外且以屋喻顏子心與理融事皆中道時有小心意動隨即克除又只在仁裏如人居屋內為主暫出而歸其餘心與理二勉而行之時乎於一事去得私意盡所行皆合天理之公或一日一至或一月一至少間又自有私意起而非仁矣如人在屋外而為客暫到屋中隨即出去

論說中

十

季康子問章

從政謂為大夫蓋大政小事在國為政在家為事季氏專魯蓋以國事與家臣謀之以冉有退朝謂有政觀之可見季氏正欲得家臣與謀國事故歷問孔子門人非謂即欲使為大夫也

伯牛疾章

古人之屋共是三間外為堂而內為室室中為寢處自堂入室左戶右牖凡卧在此牖下臣有疾君視之則遷牀於南牖之下使君入於室中而得南面視之存北面之意伯牛之家尊孔子如君孔子問疾故亦遷於南牖之下使孔子得南面而視之夫子不敢當君臨臣之禮故不入室中乃自堂上就牖中執其手與

之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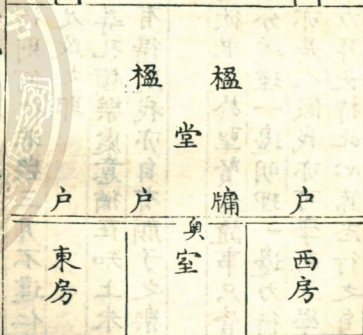
北

日

南

北

日



古宮室之制大意如此上下同之但位尊者堂高廣基謂之堂位

卑者堂低狹如天子高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之類

位高者偏室多如後大寢小寢東西夾左右塾之類大夫七則

論說中

土

惟有東房無西房

簞瓢章

盈天地之間惟萬物莫非至理之流行生意充塞固與人心無間

也君子由道而行則何往非樂三月不違仁或可想見顏子之

樂簞瓢陋巷豈足改之耶

集注周子令程子尋孔顏樂處意猶在知上朱子則教人學顏子

之學行之久而有得則我亦自有顏子之樂矣

再求章

為學之道先立志欲求至於聖賢却隨事只管低頭做將去明一

分道理便行一分道理一邊明理一邊力行都不要計較功效

須要見得聖人亦是人做我亦可學而至學之所以未至者只

是理未明行未力耳長持此心篤志行之自少至老不倦到頭

却隨人力量高下見其成功淺深最不可作界限

君子儒章

當者攷證

武城宰章

集注飲射讀法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民而賓興賢能故有鄉飲酒之禮此行於鄉學者也又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此行於黨學者也射鄉射也周禮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州長春秋以禮會民射於州序讀法周禮州長一歲四讀法正月之吉各屬州民讀法以致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若歲時祭祀州社則讀法亦如之正歲則讀教法黨正一歲七讀法四時孟月吉日屬民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崇亦如之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族師一歲十四讀法月吉屬民讀邦法書其孝友睦婣有道者春秋祭脯亦如之閭胥讀法不可數凡春秋之祭祀

論說

三

役政喪紀之類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

正大總言二事無苟邪言行不由徑無賤媚言非公事不至室苟賤邪媚皆就章外反說形容上言正大之情可見是子羽之心凡百正大因此二事可見其凡下言無苟賤邪媚亦是二子平日無之之意

祝鮀章

今之世三字重看古之世必尚誠而不尚諛好德而不好色今之世乃好諛說色所以可嘆也

不由戶章

自室出於堂必由戶非戶不可出也道者天理之當然人必當由之而不可背亦猶出不由戶則無可出之路矣行不由道則悖禮傷義必不可也人何故不從道而行乎深惜其失而勉之以正也

道只是人當行底大路如子之當孝父之當慈兄當友弟當恭人皆可曉但不肯行故聖人謂當從戶出既知之即由之當從道行既曉了何故不行正爲道與人相去本不遠自不肯行耳故以戶爲喻最切須就何莫由三字上詳味肯意此聖人哀人之自失而勉之也

質勝章

史官記事雖據事實而書必須造辭述意其記人之言亦必爲美辭文飾之非盡當時之本語也故曰誠或不足

人生也直章

天以善理生人人得此理以生其理本直凡行事皆當合理若不合理則與天之生意不相關是理已絕死之道也而又生於世者幸而免死爾謂具人之形事當順理違天自絕不可生於人世

論說中

三

知之者章

知有兩等一等只是知有道如此好一等曾用致知工夫而深知至理之所在上知淺下知深好是知而行之者樂則安行有得於心而樂也

集注知有此道也知道字輕看作總說謂知斯道之高美亦可重看作就每事物上知其至理之所在亦可下兩節皆作此兩意推

中人章

質與學兩言之

問知仁章

通釋曰夫子既告之以所當爲復戒之以所不當爲使其志存於此而念絕於彼此語包二者皆全

集注知者言事仁者言心事字指務民義重心只是言存心當如

此其實先難只是民義此章大約上以知言下以行言也
知者樂水章

天地萬物巨細高下無非至理徹頭徹尾通貫周流無纖毫不足
處知者知之極其心於物理無少凝滯不留渣滓融會流通而
水之爲物流行不滯而其漸漬浹洽大無不徧小無不入與此
心相類故樂水而其體動其效則樂仁者之應物各當其極不
過物各付物而已無私焉其理則一定不可移而以有心言則
全體自有渾厚安重之意象故樂山而其體靜其效自然壽然
所謂壽非必如堯舜禹湯然後謂之壽也蓋受命於天其壽夭
固有一定不可易人能知命而保其天之所以與我者全而歸
之是壽已若立於巖墻之下與桎梏而死則是我天之矣非正
命也由是觀之則雖顏子亦壽也

博文約禮章

論說中

十四

博文則能知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約禮則收斂歸之於身
而爲脩行之實若泛泛學文而不約之以禮則於己無相關□
能博文又以約禮爲自己之行方可進德□□□□□□□□
是收束向身意思集注約要也通釋曰博謂泛而取之以極其
廣約謂反而束之以極其要此語精切

見南子章

天者理之所自出言天厭之者是事背於理理與己不相關也

子路惡惡不汙聖人無可無不可見惡人而不累其德唯聖人能
然若學者則當以子路爲法見惡不可不遠

中庸之爲德章

饒雙峰云此章上句有之爲德也四字以中庸之德言也中庸無
此四字以中庸之道言也以德言則不必言能而能在其中故
此章下句無能字以道言則有能知不能知能行不能行故彼

章下句不可無能字此章言民鮮此德是以世教之衰民不興行而然彼章言民鮮能此道是以氣質之異有過不及而然此章久矣是言近世如此彼章久矣是言自古如此

集注中者無過不及及是未至於中過是過於中去此是把兩意影出中字只是行事件件合天理到恰好處庸平常也平是平正常是常久之道此是把兩字正說庸字行事平正便可常久才好奇欹側便不可常久總而言之惟中故可庸中而又可庸方是此爲德之至非聖人不能中之故曰民鮮觀民鮮久之言則古之有是德者蓋多矣

博施章

博施謂施惠廣博病博施且如分井受田豈不欲多與他田蓋土地有限人生無窮故一夫之田夏止五十畝殷止七十畝周止百畝欲多不可得又豈不欲都把與百姓而國家之用不可無

論說中

五

故一井之中其中爲公田又如前代賜民田租非不欲盡賜又有國家之用故止賜一半此等處雖堯舜亦不能如意此病博施之類病濟衆集注言之甚明

博廣也猶多也博施是每人與之多濟衆是人人皆博施濟衆大槩以地言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含齒戴髮者皆濟之是衆也

聖只是行仁至極處盡仁之道聖與仁不是兩等人

己欲立達而立達人所謂以己及人仁也近取譬所謂推己及人恕也上出於自然下出於勉強

學者只是欲學爲仁古時未嘗有人言仁之本義分明故孔子問弟子往往問仁子貢亦未知仁之體段故以此爲問然所問地步太廣遠此是聖人有位者方可言此而猶恐未足若學者如此爲仁則終身不可至故孔子既非之而又教之第一節言爲仁功用之極第二節言仁之本體第三節言學者求仁之方法

述而第七

德不脩章

講學是此章之要既學又須是去講論然後明義理皆自講學中來講既明了則知德之所以脩義之所在而徒有不善者而改之若不先講學則三者皆不知當爲之則只作知行者徒義改不善是脩德之目

志道章

志道是專心致志在日用當行之道念念在此爲之不厭道字雖指行然所以求知其所當然者意亦在其中

志道據德積累久之然後至依仁地位志據二者當並行依仁則志之久據之固而心德全但長存養而不息耳

四句雖前三者是一連後一節與上對然人之爲學只是要全一箇仁字上三者應事處功夫至不與物接時便要游藝游藝一

論說中

十五

是未知者欲求知已知者欲習熟一是應事之際欲心不少故二者皆是欲全乎心德爾以此觀之不可全然截斷作兩段看也

集注知此而心必之焉爲道主於行所以特著知字在上知在行前也若未知者則求知之亦在志字意內

他歧不特是異端是正道上行無過不及差誤處謂志之專見之明行之正如行路若認程途分曉到交遠九達處亦自能循當往之途無錯也

日新之功是補意周備以明經旨蓋據德不是守舊正謂志道而有得即堅守不忘遇再應如前事則以所執者復見之行事則而前所據者又有日新之功矣

依者不違之謂或問亦言不違仁吾於顏子之事既言之矣是依仁即顏子之不違仁也然則此章工夫全在志道據德上至依

仁只是存養爾據既是執守之意是行道有得了只是堅守而勿失則此句就有德而言然則工夫又全在志於道一句上志於道不是道在彼我心却在此專思之欲至之之謂既謂之道正就行上說是謂專心致志於日用常行處行其道故既行之便有可據之德積德既深則常操存此心使天理流行不至妄作此依則比顏子不違稍用力爾三月不違仁順辭也依於仁勸辭也至於游藝即志道據德之方而防其違仁之隙也

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蓋德之積累自少至多積之既久則百行皆善而德備德既備則是私欲全去故曰工夫至此此句是接仁字說下無終食之違方是說依字存養是正說依字意

禮樂體大學者日用行不能盡故兼玩繹其文射御書數既學之即能惟常常玩習之故曰法

應務有餘心無所放是游藝兩件得效處應務有餘在志道據德之間心無所放恐依仁之有間也

論說中

此章道德仁藝指其實工夫全在志據依游先後之序說上四字謂志然後可據據然後可依依後又須游輕重之倫說下四字前三者重藝爲輕本指三者末指藝志據依養其內游養其外無少間隙涵泳從容皆指游藝意思多忽不自知入聖賢之域亦游藝意多前三者皆用力以全仁游藝則補其隙而有浸漬漸磨之功矣

束脩章

事師就養無方束脩其至薄者故著以上字聖人言語自無滲漏類如此

集注脩脯也周禮膳夫肉脩疏加薑桂鍛治者謂之脩不加薑桂以鹽乾之謂之脯

饋排章

既憤懣而啓發之則感之深守之固未能憤懣而教之出於勉強終不濟事雖能憤懣而告之又須舉一隅而能三隅反然後及他事若未能反而又告之則學者倚靠箇請問都自己去推究天下事理無窮如何教得盡自能推充方是爲學不是聖人吝於教人聖人凡百只是提箇綱領與人使人自己去理會

用舍章

用舍以身言行藏以道言是字正指行藏之道而言人用我則行其所藏之道於外人舍我不行則藏其所行之道於身惟孔顏有此可行可藏之道

行藏字不比仕隱字行謂見之行事藏謂卷而懷之看下有是二字則行藏意便自見集注取尹氏行藏安於所遇雖若不甚分曉然語錄已明言夫子與顏淵有可行有可藏之意則以此意看行藏安於所遇一句亦自包含盡嘗謂集注難讀初把淺近

論說中

六

意思來看固若無差及後來看得較深會注意亦合又久而看
得較愈深則意又不出朱子之外蓋不唯聖人之言廣大淵深
而朱子體會精至不可輕易看過也

通釋曰暴固是徒搏馮固是徒涉然二者皆有慢侮侵陵之意
富可求章

如不可求一句上添一其字下添一何字則語意自明

子所慎章

古之祭祀必齋未祭之先散齋七日齋於外致齋三日齋於內散
齋不御不樂不弔致齋則居於齋室之中不茹葷不飲酒不接
事物惟思所祭鬼神禮記所謂思其居處思其筮語思其志意
思其所樂思其所嗜者是也

爲衛君章

衛君父子爭國夷齊兄弟讓國故子貢引之以爲問若孔子不許

夷齊則出公或聖人之所容若聖人許夷齊則出公爲聖人所
斥矣及答之曰賢人則又問曰怨乎所謂怨非必形於辭氣之
間但其心有不得已之意則爲怨矣集注謂伯夷以父命爲尊
叔齊以天倫爲重陳北溪問在伯夷則兄弟繫於已而父命繫
於公權之則父命尊而兄弟卑在叔齊則父命繫於已而天倫
繫於公權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否朱子答曰以天下公義裁
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人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
各認取自家不利便處退一步由是觀之則是夷齊之心皆以
爲必當逃而惟恐國家來累及於已無一毫不不得已而出之意
是所謂求合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而無怨者也

子貢之問以爭國讓國相反以求聖人之心而集注亦以夷齊逃
國之事以明其無怨而中間忽突入扣馬事三十二字何耶蓋
子貢之問止曰夷齊何人及怨乎而未嘗言逃國之事夫子答
之亦止曰賢人與何怨亦未嘗專指逃國而言也聖人蓋以夷
齊生平心事而答之而平生大事無大於逃國餓死二事者然
則夷齊微諫伐餓死之事則何以必斷其逃國之無怨乎安知
夫子不并以此事斷之爲無怨也故集注不得不入此段而後
惟以逃國事論此章之旨

飯疏食章

此章似專以飯疏飲水言所處地位曲肱而枕是就此地位中平
居之容也故程子亦止曰非樂疏食飲水也然聖人之言亦不
可開故一向過曲肱而枕亦見得無所事事之意蓋上二句固
言貧而此句或指賤而言也

此聖人就所居地位言其樂若聖人居富貴則樂亦在富貴居夷
狄患難則樂亦莫不在其中即君子無入不自得之意

聖人但言不義富貴若富貴以義來則舜受堯之天下不爲泰

孔顏之樂相類而有不同言不改其樂而著顏子於是是簞瓢陋巷不改顏子之樂也言樂在其中而連食水曲肱之下是孔子之樂在食水曲肱之中也顏子不改其樂是顏子之樂不爲外物所改蓋顏子惟知自有其樂不知有憂也聖人樂在其中是無所往而非樂也譬之然火顏子始然燭而紗籠罩之雖有風來不覺動得他光明孔子如然燎炬在空中任風自來隨風都有許多光焰此顏子具體而微顏則守之而孔則化之也程子以不能改其樂釋樂在其中精神全在能字上與不改其樂自不同當味

學易章

集注消長者陰陽之機吉凶者陰陽之應進退者人事也存亡則進退得失之極也夫陽長陰消吉道也陰長陽消凶道也然陽雖吉失位或凶陰雖凶得位亦吉是消長中各自有吉凶之理

論說中

十

君子學易隨各卦之時事位義驗其消長而明其吉凶以爲身之進退進退合其宜則存失其宜則亡吉凶消長有定而不可移故曰理進退存亡人之故曰道

使知其不可不學是先說下可以無大過又不可以易而學是覆說上假我數年平誦聖人之言所謂無大過亦兼有於易道無過之義集注引史記於易則彬彬之說固於此意下只明用易而已無過說是爲學者修己處切

雅言章

集注理情性道政事謹節文是言詩書禮之本體如此情乃性之發情發於言而有文成音者爲詩故詩所以理情性言作詩之人也情發而爲詩故言情在上理其情則是理其性也道言也書所以載二帝三王之大政小事也禮專在謹慎其品節文章節言其大文是節中之文也聖人以此教人使人却用此以理

其情性知其政事而謹其節文然後是用處謂人學之亦可以如此

葉公問章

憤是求知之切樂是行之之效不知老將至自強不息也全體至極純亦不已言聖人之學全體而又至於極以一事而言未得則憤既得則樂是至於極而樂也以萬事而言憤而樂樂而又憤憤而又樂必至於全體也其憤樂相繼剛健不息是純亦不已也全體至極自憤樂兩句發純亦不已自不知老至上生全體與仲弓章全體不息字同

天生德章

天生德或問謂氣質清明義理昭著

二子子章

此章聖人告門人不可專俟言以為教凡平日所行者皆教也蓋

論說中

主

聖人動靜語默無非大理之自然此是體道實處皆當審觀而反諸身何以專待言語之教乎蓋言與行猶隔一層故聽言不如觀行顏子言仰鑽瞻忽正是就日用上諦觀而學二子有未達此故夫子曉之

集注雖不明說二子子待夫子言教之意而言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意自可見

集注概貼文義說自是正意圖外程子又是一意言門人就聖人全體大用上事見其道高遠不可及有如顏子之歎高堅前後者故聖人止就日用動靜小節上指出教之聖人之道猶天言全體俯而就之言小節

四教章

學文則窮物理知古今以為自修之基故以文為先既學文則當反之於身而修行故行次之修行當以忠信為主忠是發於心

處信是接物處故忠又先而信又次之注存忠信存以心言又曰忠信本也是忠信又為學文修行之本也

聖人

君子

善人

有恒

此章得張宣公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以質言兩語方看得入但本文兩云吾不得而見得見斯可矣言雖同而意則不同蓋自君子進而不止則可至聖人有恒者則不可進於善人也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此善人之正訓是資質一時生定非積累至者若善人肯學即至君子有恒者能學亦可至君子只截斷此四句省固是夫子歎世衰無聖人善人而君子有恒者亦少然後三句雖說無恒者情狀却正是教人學有恒之方欲為君子先須有恒方可若能反是三者則為有恒矣此三者於學間事為處家皆包得盡

論說中

三

有恒固言資質但學者當先學有恒然後可至君子此與有子言孝弟為仁意同

無絕無也虛未滿之意無而為有謂本無一長而為有之狀虛而為盈未能充實而為盈之狀此二者謂學之所到事之所能而言約而為泰則論貧富貴賤之事

不知而作章

世盖有不知理而妄作其事者我則無是也我惟於古人之言行多博其聞擇其善者從而行之益多聞則非不知擇善而從則非妄作矣此句正反上兩句而言之然又自謙以為於理未能盡知所以下文言曰我於今人之言行多博其見而善惡皆記於心以備參考雖未足為知之明是亦知之次也蓋古人言行

事跡善惡已彰人可擇而從之今人言行未可定其善惡故惟記之耳此謙而又謙之言也

司敗問章

古者婦人皆以其姓在下而以孟仲之次加於上如春秋所書仲子伯姬詩所謂孟姜之類子是宋姓姬是魯姓姜是齊姓伯仲孟長幼之序仲子宋女伯姬魯女孟姜齊女也同姓爲婚姻與禽獸無異春秋之時同姓之國雖多婚姻之道皆不通吳之祖太伯文王之伯父也魯之祖周公文王之子也吳魯無婚姻之禮昭公違禮取之却諱取同姓之罪字之曰孟子欲使人把作宋女看欲掩其惡

古者有姓有氏帝王則自著姓如伏羲風姓神農姜姓之類人有功德者天子則賜之姓如黃帝之子得姓者十四人又如堯賜太岳之姓爲姜之類是也賜姓之外則爲氏氏又名曰族或以

論說中

三

祖父之字如春秋公子展之後爲展氏子國之後爲國氏之類或以祖父之謚如文王之支孫稱文氏魯叔孫宣伯之後爲宣氏之類或以祖父之官如司馬司空倉氏庫氏之類後又或以國如周魯齊陳許趙之類是也鄭夾深推姓氏之由有數十端然今何者爲姓何者爲氏分曉者固易知亦難盡辨凡出於古帝王之後有姓無氏如上說風姓姜姓之類是也若其餘有氏則又有元姓且如春秋時同姓之國如周魯衛鄭邢茅蔣昨諸氏皆姬姓又如魯之公族大夫以謚以字以官者亦皆姬姓以此類推之須要考究其原方見各人姓氏分曉秦漢以後姓氏多亂皆不可分別漢有功者多賜姓劉唐有功者多賜姓李都是把別姓氏硬扭作劉李去數世後不辨真僞又如匈奴以漢外家姓劉亦冒姓劉此等尤難理會

文吾猶人章

文猶文章威儀文辭皆是得是有得於己文固亦君子之事乃發於外者故曰莫吾猶人也若躬行者必心有所得乃可成君子故曰全未有得

若聖章

集注博施章曰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言仁是天理至善上謂全體之仁下謂隨事之仁也聖則行仁全於極無一事之非仁妙而不測之謂也此章曰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大而化之即聖之地也心德之全人道之備即全體之仁也朱子云爲之謂爲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是合說金先生云聖言德仁言及物聖人言爲之不厭即作聖之事誨人不倦即及人之仁此是開說如此更覺易見

奢不孫章

論說中

五

不孫者殺身亡國之由固不過爲人所鄙而已故不孫寧固

子溫而厲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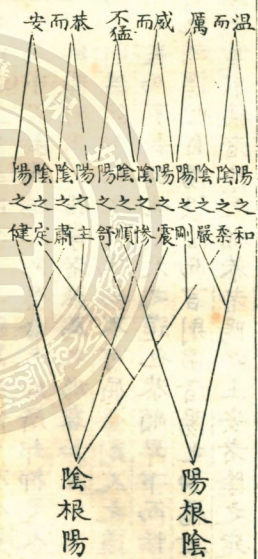
常人之容溫和則不嚴厲嚴厲則少溫和無威者失之易有威者或大過而至於猛好禮者不能恭能恭者又或出於勉強聖人中和氣象故全備

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察之猶淺言之尚略此章察之深言之備

集注人之德性本無不備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此言衆人謂人性本皆全善爲氣質不適中而偏故性爲所蔽亦偏其見於容貌之間者必不得剛柔之中全體渾然應德性本備句陰陽合德反氣質有偏向全體渾然雖言德性然謂之渾然則是德性未嘗少爲氣質所蔽陰陽合德則陰陽二者皆停當和平略無過不及之偏是又見渾然意象矣此是就聖人所稟氣質言故著

合德字此德字只就陰陽說非言性也中和之氣是闢渾然合德說惟其渾然合德故其氣見於外者自然中正和平經言六者是三等中和之氣蓋親炙聖人者始見粹然而溫却有威可畏而又一於恭詳而審之則溫中有嚴厲不全於和雖威又不

陰陽合德圖



論說中

五

陳北溪曰以上三截為陽而下三截為陰似乎有合然又以上三截為陰而下三截為陽亦似有合未知所却抑聖人渾是一元氣之會無間可得而指學者強為之形容如其以其說自分三才而言則溫然有和之可挹而不可屈奪則人之道也儼然有威之可畏而不暴於物則天之道也恭順卑下而恬然無所不安則地之道也自陽根陰而言則溫者陽之和厲者陰之嚴威者陽之震不猛者陰之柔厲者陽之剛威者陰之慘不猛者陽之舒而言則溫者陰之柔厲者陽之剛威者陰之慘不猛者陽之舒恭者陰之肅安者陽之健蓋渾然無適而非中正和平之極不可得而偏指者也

泰伯第八

泰伯章

詩言太王實始翦商其意以為周之所以滅商者自此基之爾非

必謂太王卽有滅商之謀也蓋古公之遷邠人從之如歸市而吳越春秋云古公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彷彿帝舜氣象則德化及於民其勢有不可遏者但古公遷岐在殷王小乙之末年不久而高宗立傳說爲相中興在位五十九年次祖庚立七祀次祖甲二十八祀文王生皇王大紀祖甲三十一年文王生以文王沒之年考之非是書稱祖甲

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遷岐至文王生之年已九十七年古公壽百二十歲後不知的於何年卒計在文王生一二年之後則古公始終正居商令王有道之世翦商之志何自而生邪文王生有聖瑞故古公曰我後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太伯知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亡史之可見者如此蓋古公但言興者其在昌未見有翦商之意觀知欲立季歷之言則

論說

三

亦未嘗明言立季歷所謂知正於其在昌乎一言知其意爾其讓國也固爲至德而季歷之後世遂有天下天命既欲興周其始也非季歷則國固太伯之國而太伯之後有周矣故曰以下讓夫子就成事上論其讓也止讓國而非天下故民無得而稱惟太王始不明言立季歷乃太伯因其在昌一言暗知太王之意指採藥而去亦無讓國之迹所以民尤無得而稱所以爲德之至也王文憲謂集注朱子因舊傳修入未及改

啓手足章

此章作兩節者啓手足是一節是以已然者示門人其平生孝謹之成效也下二節言致謹之方只是戰戰兢兢向上是其平日惓惓於此未嘗少懈如臨履薄言恐懼戒謹之狀也

孟敬子問疾章

動容貌便當遠去暴慢不粗厲當文雅不放肆當矜莊正顏色便

當近於信不可色厲而內挫出言語聲氣便當遠去凡陋與背
理者工夫全在遠近二字上

集注曾子工夫在動正出之先蓋平日敬義工夫純熟至動正出
時自然有此效驗則工夫意在道字上朱子以操存二字上承
曾子之旨以省察二字使用之於動正出之際是工夫在斯字
上金先生謂此是成德之事恐非敬子所及以曾子語意工夫
只在遠近字上使只就地頭做工夫必欲其遠之近之如此則
下學亦有入頭處久而至於曾子地位

程子暴慢斯遠一句倒說下近信遠鄙倍二句順說當思所以異
問不能章

能不能以事爲言多寡以明理言
謂彼之不能固不如我之能而彼有一能乃我之所未能者彼之
寡聞固不如我之多聞而彼有少聞適我之未聞者故問之

論說中

五

天下事理無窮顏子雖亞聖亦有未盡知未盡能者故每問於人
能與多聞顏子學問之積問不能問寡謂或有事理顏子所未
知所未能人或知之能之則必下問爲己益但就他人一件長
處請問不必論此人他事皆不如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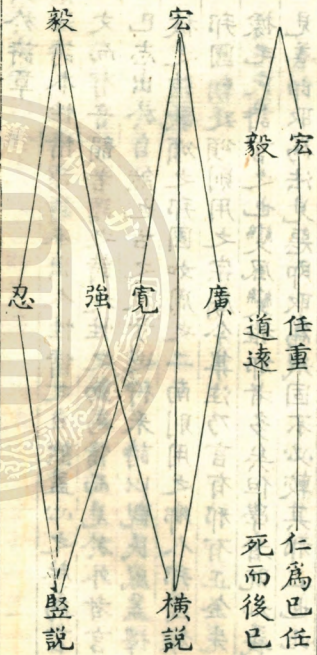
此章兩節皆就已接人上說上節主於問下節主於不校集注以
唯知義理無窮一句總上節而謝氏亦曰不知有餘在我不足
在人若有無實若虛是其見義理之無窮所以問也謝氏又以
非幾於無我者不能總兩節則皆是接人意有若無應能問不
能一句實若虛應多問寡一句

唯知義理無窮智也不見物我有問仁也言顏子體乎仁智
託孤章

八七尺成人六尺言幼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百里言諸侯之國
託孤謂輔幼君寄命謂君諒陰而臣攝國政分而言之爲二事

說亦可謂輔幼君則扶植至成人終定其位如霍光之輔漢昭帝攝國政則百官總已以聽國治民安如伊尹之相太甲總作一事說亦可謂君幼而攝國政如周公之相成王也看人所遇之時如何緊要在節不可奪上

宏毅章



論說中

天

興於詩章

集注詩本性情謂詩本出人性情之自然蓋心之聲為言言之成文而有音韻者謂之詩是性之動為情而見於外者言詩發揚已志出於自然也古之天子巡狩采詩以觀民風蓋擇其善者被之弦歌頌之邦國如周之二南則用之鄉人邦國雅則用之邦國朝廷頌則用之宗廟今集注乃言有邪有正金先生謂此據毛氏詩言之也變風變雅邪者多矣但學者既知義理則凡見善即取為法見惡即取為戒固不必較其邪正也此三人行必有師擇善者從不善者改之意如春秋善惡皆書而自可為法戒也

抑揚反復正言吟咏抑揚是吟咏之聲反復言吟咏之不已學者於書固須口誦心維况詩有音節可以吟哦咏歎則感於其心尤速而切故能有所興起也

恭見於貌敬主於心辭者不受於人遜者讓已所有恭敬律於已辭遜接於人行禮以四者□□□□則禮之事也□□□其大綱文章是其□□□□□□□□□□□□□□□□□□□皆以上四者行之也

肌膚本有會筋骸本有束但不知禮則無以固之而懈惰散漫遂至于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能以恭敬而行節文則動容周旋莫非天理之流行矣

卓然者自立之貌既守乎禮則事物之來皆有以應之莫不中禮不為其□□□奪其心志矣

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語錄曰謂如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至無射爲宮便是黃鐘爲商太簇爲角中呂爲徵林鐘爲羽蓋五聲十二律皆上下相生聲始□□於宮律始於黃鐘宮即黃鐘也其法皆三分去一益一上下相

論說中

无

生宮之數八十一三分去一下生徵爲五十四徵三分益一上生商爲七十二商三分去一下生羽爲四十八羽三分益一上生角爲六十四而五聲備矣黃鐘之宮九十三分去一下生林鐘林鐘三分益一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鐘應鐘上生蕤賓蕤賓下生大呂大呂上生夷則夷則下生夾鐘夾鐘上生無射無射下生中呂而終焉前所謂黃鐘爲宮至南呂爲羽五節是從宮商角徵羽順數其實乃黃鐘生林鐘太簇南呂姑洗依前五聲次序生去也第二無射爲宮至林鐘爲羽亦然所謂更唱是十二律皆可爲宮所謂迭和十二律皆可爲徵商羽角相繼和去

養人性情言養於平日以爲應事之本也邪穢者物欲之染渣滓者氣質之偏興詩立禮則消物欲而變氣質矣有未能淨盡者又因樂以蕩滌消融之而全入於中和也

義精是明善至於極精仁熟是行仁不假勉力和順道德如云不
違仁也

民可使章

民者庶民百姓也或問曰聖人爲禮樂刑政皆所以使民由之也
其所以然則莫不原於天命之性雖學者有未易得聞况庶民

好勇章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而致亂蓋教君子當知時審勢也不仁者固
所當惡大學所謂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可謂甚矣理之正也
蓋時可爲而勢足以制之何憂其生亂若處非其時而勢不能
誅討徒疾惡之則鮮有不致亂者漢之宦者是已君子非不惡
之不得時與勢禍徧及於君子之身而國併以亡唐之末路亦
類是也聖人之言其旨遠哉

之才之美章

論說中

三

驕吝只就才上見是以其才美而驕吝者其餘亦指才言此章才
字重是言有才無德之病故集注於圖外取程子德字補之
集注智能技藝智其所知者能其所能爲者技藝又是能中小節
日用此四字方包括得才字義盡

程子開說驕吝朱子合說驕吝氣盈歎不同時遇一事氣盈則驕
過一事氣歎則吝其才於此事有所長則矜街誇張以氣陵人
其才於此事有不足則掩闕靳嗇不欲示短於人此是一等人
若吝本根而驕枝葉則所以吝者乃爲驕人之地驕是發見在
外者吝在中者吝是智底意思多驕是能的意思多若
則人將皆知而能之我無可以驕人矣惟其
我測常足以凌操於人矣此又是一等人程
合二說言盡驕吝氣象

曰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按昭此語則亂字自有二義。篇義既成撮大要爲亂是以辭言也。曲終變章亂節是以音言也。閔馬父所謂自古在昔四語正那詩之終蓋變章亂節之亂也。正樂記始奏以文復亂以武者也。然則闕雎所謂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者正其類也。闕雎之亂蓋只指此四句不必求他說。

狂不直章

狂謂心志高遠而事爲不精詳。伺謂無知以理言。恠謂無能以事言。常人之情有狂伺恠之病。必有直愿信之德。人志高遠而不計較小節則爲事必質直而不迂曲。無知者則不敢妄爲。故愿無能者則不敢輕出語。故信若有是病而無是德。雖聖人亦不教也。

論說中

三

學如不及章

爲學者晝夜勤力不息其心如追一物。惟恐不及。既用功如此尚恐失之。蓋人生有期。白日不再。既生爲人。全不見得些小道理便死了。只是枉了一世。所以古人爲學不分毫放過。

舜禹章

聖人治天下只順天地生物之理。以養育萬民。民之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惟知參天地贊化育。盡其誠而已。不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爲事。一如與已不相關一般。

大哉堯章

上巍巍乎贊天。高大下巍巍乎贊堯。德高大則是準則之。則謂堯之德與天一般。所以廣遠而民不可形容。無能名是不可形容也。人所可見者。惟見其成功之文章爾。然此乃粗迹。其妙用入神處皆不可見。唯聖人知之而亦不可形容。故其言止於此。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上句也字起下句孔子只是言堯之成功可見者唯有禮樂法度耳圈外却是成功與文章對說

舜臣五人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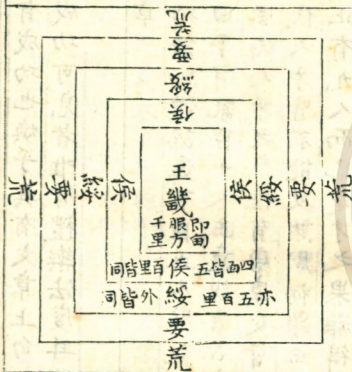
此章語脉須仔細體認舜有臣五人懸說起一句在上而孔子是就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主意說言古言人才難得果是如此武王興周時人才之多惟有唐虞交會之間比於此時為盛爾夏商之代人才皆不能及然周初雖曰人才多十人之中又有一婦人止有九人而已是才是才之果難得也唐虞之際人才極多不止五人二典中可見所以可說盛於周初獨言此五人者蓋五人功德尤彰著也周自成王之後人才亦衰

夫子但言周之德不可獨以文王為說武王即位十三年才伐紂於未伐之先則亦事殷至紂惡極武王不忍見民墜塗炭乃為

論說中

天下去暴爾

三分有二周都在雍州梁在雍正南豫居雍東南徐居豫東荆居豫南揚居徐南故六州皆歸周了紂都冀州兗居冀東青居冀東南故三州尚屬紂此亦是大約如此



禹貢五服甸侯綏要荒王畿千里謂上中下方千里爲王者所居
即甸服四面各相去五百里爲侯服又五百里爲綏服又五百
里爲要服又五百里爲荒服一面二千里與甸服共方五千
里是天下大約道里如此其服地內所封諸侯朝貢皆各有時
所謂以服事所居在何服內依服內合當朝貢之數事天子也

禹章

致孝鬼神是祭宗廟盡其誠致美黻冕是待諸侯盡其禮盡力溝
洫是養民盡其愛

子罕第九

子罕章

利凡利益利便財利皆是君子見義則爲不暇計較利已有殺身
以成仁者若言利安能及此天之賦與人者謂之命有以理言
者仁義禮智之性是有以氣言者智愚賢不肖富貴壽天之

論說中

孟

數是也理精微難見不可以一言舉知氣者非君子所尚口口
當見義而行若委之命則廢人事而爲學變化之功亦無用矣
孔門問仁皆是問行仁之方而夫子答之皆是進脩之目未嘗
以仁之全體切切言之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麻冕章

冕冠纓名冕之名有五衮鷩毳希元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士朝祭
用之就五冕之中共有九等其一則十二旒次九旒下至二旒
爲八等與十二旒者共九等天子用十二及九七五三共五等
自九旒以下各以其命數服之上可兼下下不可僭上其上兼
下者於祭祀時各視祀之大小而服冕之高下天子自衮冕以
下上公亦自衮冕以下諸侯伯鷩冕以下子男毳冕以下只是
冕上旒數不同天子自十二旒五等皆十二王公侯以下只依
旒數綴玉如九旒九玉八旒八玉其九七五共三等則君服之

八六四三二共五等則天子諸侯之臣隨命數服冕之下有口口之下有冠皆首服也冕冠皆以緇布為之麻冕禮也集注云布冠亦總名也驚必滅反彘昌銳反希陟里反

漢食貨志周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三十升布升八十縷則二尺二寸容二千四百縷一寸計一百九縷程子謂周尺當口口口口五分弱所謂今尺者即營造尺也如此則營造尺之口寸為縷幾二百是一寸為今百眼窳其細密難成可見

儀禮燕禮君燕臣之禮也公取大夫所媵鞞與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公答再拜立卒鞞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易鞞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注疏凡臣於君雖為賓與君相酬受爵不敢拜於堂上皆拜於堂下若君辭之聞命即升若堂下拜訖君辭之即升復再拜所以然者以堂下再拜而君辭之若未成然故

論說中

復升堂再拜以成之若堂下未拜之間聞命則升升乃再拜則不言升成拜又覲禮諸侯覲天子之禮也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升升成拜又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升升成拜乃賜車服侯氏降兩階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今禮中言升成拜者非一以此推之則他從可知口然行禮又各有節口多有臣拜於下不辭升者蓋各有宜也口辭有命臣辭之者口君親辭之者亦各有當此章孔子之言又似臣凡拜皆當拜口而升成拜如覲禮賜車服之儀拜下不言辭而自升成拜

程子是推凡處事說

子絕四章

集注四者相因循環不窮是合來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亦有不自主聖人

成此病者如聖人之心與天地同流無口自不在口如無適無莫任止久速是無固如佛拈弗擾之召欲往而復不往墮三都未能墮成則止緣聖人不久去口若不去魯必別有口變是無必

所謂子絕四只是說聖人私意期必固滯物我四者無一件聖口如何相連而生直至我若說道聖人無私意便無下三件則記者不須立這四件條目張子之言恐是正意朱子是專爲學者說

開着合着各有意味然而總只是私意合着固因私意牽引來開着則各是私意所成必亦私意也固亦私意也我亦私意也大宰問章

聖德也多能才也太宰以夫子多能爲聖子貢則分別德與才以告之夫子之言止接多能之意故曰太宰知我下文言君子不貴多能以曉之語錄太宰以多能爲聖子貢謂多能爲聖人餘事孔子以聖不在多能形容聖人地位則子貢之言爲盡

論說中

五

鄒夫問章

集注始終本末上下精粗分四節看不必就一事口四者始終是前後兩端如夫子言興詩立禮成樂及學而時習章可與共學章之類本末是綱目及內外兩端如吾道一以貫之人而不知禮樂何答林放問禮之本之類上下是高下遠近兩端如答子張言忠信行篤敬答子路脩己以敬及道千乘之國之類精粗是深淺兩端如答子貢問仁既告以仁之體又告以求仁之方及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之類蓋答鄒夫之問亦若是也語上遺下但言高深遠大而不及淺近者語理遺物但言其體而不及其用

喟然章

仰鑽瞻忽

博文
約禮

卓爾

從之末由

仰鑽瞻忽篤信力求未有得之之方博文約禮而見所立卓爾學之有序而能造其域具體而微者也從之末由待時而化也

此章通釋攷證二書言之詳盡須細看

集注恍惚不可為象聖人之道如水中月如盤中珠雖分明見得

只是難捉摸定體

無窮盡指高堅無方體指前後

道雖高妙高指高堅妙指瞻忽

致知格物先言致知就心上說格物是此心去格故先言其本

約禮只是復禮工夫若已不克則禮不可復故併言克已

論說中

三

先難之故說仰鑽瞻忽後得說所立卓爾由字說博文約禮

不怠所從是禰顏子言前之意蓋顏子雖曰從之末由非是自盡

之辭是言當時所至爾所謂待時而化也日月用功將自化矣

門人為臣章

魯哀十五年冬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夏孔子卒於魯則此疾病非

將夢奠時也或問謂必夫子失司寇之後未致其事之前

行詐只是不誠意思當輕看子路忠信剛決但知上稍欠此舉是

實敬愛其師便決於行不知其失然凡事稍有違理便是不誠

此是過不是故意用詐之罪夫子言久矣哉由之行詐是責其

平昔任意便行致失理也

美玉章

沽去聲訓賣若平聲則訓買於此義不相當

樂正章

朱子詩集傳綱領釋此章引漢禮樂志云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其言如此古之樂章既各有體制亦各有音節孔子之時相錯失倫故爲之更定使復其本

出事公卿章

金先生引語錄三說中一說謂此數事外我復何有此說爲正蓋此章之言甚近又非七篇默而識之章比若聖人亦謙言恐是太過必有人稱頌聖人道德因言我但能出事公卿入事父兄各盡其禮於夜事不敢不勉力以盡其主不飲酒而爲其所困如此而已此外何有於我蓋於人之所言姑以此數者答之觀兩則字與不敢字可見非未及者

川上章

舍去聲止息也見楚詞辨證集注未及改

先者川字爲主着實方見得下文意思此不獨是記夫子所言之

論說中

三

也也逝字同指川流者字兼包萬物如斯字指流而不息夫字指與學者之辭謂萬物與道爲一體者如此流動未嘗止息於川可見然此尺說得往者分明未見來者意故又曰不舍晝夜然後義理沛然

如字非如似之如不是以川流比道是正言道之流行也如斯正指流而不息

此章固是言道體聖人亦不懸空說正是教人體道不可須臾間闕

集注三道體字第一就大原頭全體說來所以謂之道體之本然此道體是無形之體是就此章頂上說其次然後言易見者莫如川流此下方就川上說第二此道體也此字即指川流而言云是道之形體也道本無形因物而見其體下遂歷叙五端云皆是與道爲形體者此第三箇說尤重大抵三道體上則輕清

而所色者大下則漸着實而人可共見人而欲體道則全在謹獨工夫能謹獨又在於自強爾

道體就氣化流行處說是說所以生物者未說到物上二道體是就物上指形而上者而言三道體指物而言

本注道體是道爲物之體程子道體是物爲道之體質

好德章

德者人心本得於天惟知好之然後能進脩以成已德但人真好之者少而好好色乃人之實心若心實好德如好色然則實好德矣此與大學比喻一般意只是勉人須實好德

集注圈外引史記語以證夫子發此言之由但如此說則好德有好有德之人之意

不情章

集注心解字補下情之前顏子聞夫子之言其心即融釋脫落略

論說中

无

無疑滯既心解即勉力行之造次顛沛又是力行中節目下言如物得時雨發榮滋長何有於情言自然不能已非勉而不能情此是形容顏子不情非衆人不情者比但學者讀此章則當自勉勵勿懈慢可也蓋聖人雖贊顏子之進亦所以勵學者之情

吾見其進章

何文定云惜顏子者惜其已進於所立卓爾之地未見其止者惜其不造於聖人之極也

後生可畏章

前兩語期之後兩語戒之期之者勉其進也戒之者警其惰也年富者未來之日尚多也人以百年爲期今當少壯則未來之日

尚富也

法語章

法語章

集注語之未達拒之不受是向上面說未達是法語異言皆不能曉不受是雖曉而不從說其或喻焉是能從說者

三軍章

奪帥如漢王馳入韓信壁即卧內奪其印符以易置諸將公子無忌椎殺晉鄙奪其軍之類

匹夫猶言一夫謂一小人而有志者正與三軍多寡相對言三軍之氣在外匹夫之志在心人若心志堅定向道不惑孰能移之哉可奪則非志矣

衣敝章

衣敝緼袍而不恥此是舉一端以見子路之心不為貧富動非謂子路之德專見於此也其由也與辭氣可見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亦是舉凡而言大抵飾於身者往往以不及人為恥此止言敝衣故知只是舉一隅說如士志於道

論說中

平

章有自厭其貧之意此章是貧富相對言外物來鏢於我人則易動其心而乃不恥子路所以為賢也此見子路心正氣全達命安分樂已之貧而不知人之富略不以此事芥蒂於心唯見道義之安耳可與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章對看此是不慕人之富彼是不輕人之貧此是不屈於物彼是樂與物共合而觀之可見子路氣象之全

二臧字似有不同不伎不求安得不善上臧字就不伎不求中說唯不伎不求何足為善下臧字就不伎不求外說

禮記緼為袍

注謂續及舊絮續新綿也蓋以舊絮而加新綿為之

臬著臬牡麻也以臬搥細以當綿貧者之服著口緼字或作縕以綿裝衣也此謂以臬麻裝衣也此緼袍之義與禮記不同謂以麻當絮著在袍中也

衣之賤衣之貴言其直爾非人之貴賤也

進於道謂漸造深遠進字就道中說非自此進於彼之謂
歲寒章

木至寒而不彫者亦多聖人取松柏者蓋松柏之受命也獨一斬
斷更不萌蘖如君子有剛斷者然

松柏不彫於冬而換葉於春其枝未嘗見枯槁之態故聖人不言
不彫但言後彫聖人言語雖小節自周備無滲漏如此

知者不惑章

三者字指人此章以三達德循序而言蓋就一人身上說與知者
樂水仁者樂山章開說者意不同

共學章

學是學問思辨之事知人皆可學而不可不學又知學以爲已然
後可與之共學適道者篤行之事也格物之多心知既明善惡
是非判然無疑然後可與同由於道之中矣行之日熟執志愈

論說中

聖

堅擇善則拳拳服膺而不變故可與立道在日用之間適道猶
就每事言之立則行之全德之成矣立字如建字謂守聖人所
制之法循其規矩準繩皆有所成立然猶能應事之常爾或事
變之來前無定制固當隨時處中如稱之稱物必以錘移前却
後以取其平所謂權也權非大而化之者不能故以是終焉

有志之士則可與共學能明義理者則可與適道信道篤守不變
者可與立立則守經者也至於義精仁熟則可與權而能處變
矣

集注知所以求之知格物致知之方也知所往知至善之所在而
志於必至之也篤志固執而不變行成而守之固也

權是稱錘凡稱物須以權於稱上推移前卻以取平今以權字當
義理度而行之至中而止程子謂權即經朱子謂權經有辨勉
齋謂有朱子之說則經權之義明有程子之說則經權之義正

蓋經是常也。權字有變意。常者一定之理。變者隨時之宜。事之常者。只依見成禮法。一定行將去。至有非常之事。來須用。自以禮義度而行之。亦欲合於常道。蓋自上古聖人代興。制爲典禮。雖備然。亦豈能盡該天下之事。變哉。因此度彼。皆欲合於義而已。且如父子相繼。而有天下常也。至堯舜則皆以子不肖而禪讓。其義則在於得人。而安天下。君令臣共。常也。桀紂至暴。而湯武至仁。則起而伐之。其義在於去惡。而救民。伊尹事太甲。而放之。其義在於全湯。託孤之命。兄弟友愛。常也。而周公誅管蔡。其義在於正國家。嫂叔不通。問常也。嫂溺則援之。以手不通。問者避嫌也。見他人孺子入井。且有惻隱之心。見兄之妻將死。則避小嫌。而不顧所失。大矣。義理是活潑潑地。物不在這一邊。便是那一邊。若兩下皆是。義則稱量其重者爲之。便是權。但權須是用得義理極明了。方可行。若未明理。專認箇權字。件件要去。權則有背義。妄作其罪。不可勝言矣。

論說中

聖

經者。聖人所制禮法。常久當行者。君子用之。以應常事者也。權者。聖人之大用。前聖所未立法。適逢事變。而處之。既當。則其法即可常行。所謂權即經也。且如五帝以來。父子相繼。常也。堯則因子之不肖。而讓有聖人在下。故易爲禪讓。此權也。至舜之讓禹。則用堯之權爲經矣。天子在位。諸侯臣服。常也。桀有極惡。而湯至仁。故易爲征伐。此權也。至武之伐紂。則用湯之權爲經矣。至於小事。莫不皆然。經與權。皆聖人所制。以君子言之。則但可循。聖人已立之經。不能用。聖人未制之權。

唐棣章

聖人未嘗言易。亦未嘗言難。但曰未之思。蓋不思則難。思之則易。難易在思。不思耳。

鄉黨節

前注容貌指恂恂詞氣指似不能言總結言指似不能言與便使擯節

言貌指恂恂與謹

周禮大行人上公之禮介九人擯五人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侯伯介七人擯四人賓主之間七十步子男介五人擯三人賓主之間五十步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謂如公之卿則七介侯伯卿五介子男卿三介則擯一半之其大夫又下於卿二等論語疏謂賓若是公來至門外直當闢西去門九十步下車北嚮立九介立在君之北遷迤西北並東嚮而列主公出直闢東南西嚮立擯在主人之南遷迤東南立並西嚮未擯與未介相對中間相去三丈六尺列擯介竟主君問賓來之意主人傳言於上擯歷次擯至末擯末擯傳末介歷次介上介至於賓賓

論說中

四三

答來意則自上介漸歷次末介及末擯至上擯告於主人既畢然後迎賓至門侯伯以下禮皆如此若使者來聘則主君至大門內不出限南面而立上擯出闕外闕東南西嚮亦如上陳列末介末擯相對亦相去三丈六尺陳擯介竟則不傳命上擯進至末擯間南揖賓賓亦進至末介間上擯與賓相去亦三丈六尺上擯揖請事入告君乃相與入也凡門外之列擯介皆在主賓之前及入門則擯介皆隨主賓之後

疏聘禮私覲禮畢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注云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矣君反路寢

集注躡盤辟貌辟音闕謂是盤旋開闢君命敬之若無所措其身然

命數謂圭璧之度冕服之章建常之旒樊纓之就貳車之乘介擯之具禮牢之數朝位之步饗獻之禮皆隨其命多少之數

入公門節

周禮應門二徹參筭應門者朝門也徹者轍也二轍之內八尺參筭三八二十四門容二丈四尺也諸侯之禮有降殺門或狹於此然聘禮記侯國之禮而疏引二徹參筭爲證則門之制或同歟

門有二扉門中豎一短木謂之闌又名楨兩旁有長木謂之棖又名楔楔即今所謂門庑左右扉各有中左扉之中在闌東棖西右扉之中在闌西棖東此左右以內視外而言也然門以向堂爲正謂自外視內也大抵左扉是主出入之道右扉是賓出入之道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闌大夫中棖與闌之間士介拂棖賓入不中門公事自闌西私事自闌東此皆言賓客之事也君入門者兩君相見也客君入於右扉棖闌之中其上介御也次介大夫也末介士也三介鴈行斜列於君之後右前左後而進御

論說中

五

介則在東而拂闌之西大夫介則正當君之後士介則拂西棖實入不中門者謂他國來聘之使者不敢當客君之位故稍東近闌而入公事自闌西私事自闌東皆使者之事公事聘享也奉君命而行則用賓禮拂闌西而入私事私覲也已之禮非君之命則從主國臣之禮拂闌東而入也大射禮燕禮皆曰御大夫皆入門右曲禮曰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闌右此右謂自外視之也故燕禮注凡入門而右由闌東左則由闌西疏謂由闌東者是臣朝君之法由闌西者是聘賓入門之法此經所謂立不中門者左扉之中也中者君出入之道臣之出入不敢由此必旁闌東則亦不敢當此而立

行不履闕一者爲行乍高乍低爲失容一者爲履闕門闕而不淨集注宁立之處諸侯門內有屏大朝會卿大夫立門外君立於門內屏外以待之謂之宁

攝樞也樞即口也齊衣下縫古者上衣下裳其實所攝乃裳下縫也階一尺爲一級故上堂樞衣必去地尺

執圭節

天子封諸侯必以圭璧命之辨其等數爲國之瑞信凡諸侯朝王執之以合信使使者聘問他國則亦執之以表信

享禮享獻也此是聘禮第二次見其君也既聘用圭璧有庭實此圭璧又非前瑞信蓋凡瑞玉則還之享禮則納之而不還者庭實者以物實於庭中也唯國所有周禮小行人曰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綉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禮器曰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蓬豆之薦束帛加璧龜金丹漆絲纊竹箭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足以見庭實無一定之物小行人注曰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謂公圭九寸則璧亦九寸侯伯

論說中

圭

圭七寸則璧亦七寸皆有庭實以馬若皮二王後享王則用圭璋瓚謂大各如其瑞此諸侯享天子之禮其諸侯自相享則各降一等謂二王後則用璧琮二王後上公也而子男則用琥璜侯伯雖用璧琮而諸侯相享之玉又各降一寸謂上公則八寸侯伯則六寸子男則四寸其庭實則隨所用玉及國之所有

上公桓圭九寸侯信圭七寸伯躬圭七寸子穀璧五寸男蒲璧五寸圭博三寸厚半寸其首左右剡各寸半璧圓徑五寸中孔一寸厚半寸

聘禮賓覲奉束錦總乘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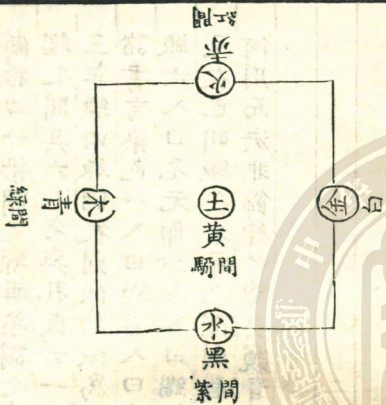
紕緞節

古注孔氏曰一入曰緞飾者爲領袖緣也紕者齊服盛色以爲飾衣似衣齊服緞者三年練以緞飾衣似衣喪服故皆不以飾衣集注取此以爲說疏曰緞□□按考工記三八爲纁五入爲緞

七入爲緇注謂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緇緇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則成緇矣鄭司農謂爾雅曰一染謂之縹再染謂之緇三染謂之纁凡元色者在緇緇之間其六入者與孔氏云一入曰緇未知出何書又云緇者三年練以緇飾衣則似讀緇爲纁檀弓練練衣黃裏纁緣今按諸書言染色一入曰纁再入曰緇三入曰纁四入曰朱五入曰緇六入曰元元即紺七入曰緇經所謂不以紺飾者則齊元衣已明緇在朱元之間則自赤漸變黑者但不知此色本爲何用而決非飾練之纁矣竈音積纁七絹反

論說中

吳



火克金赤白爲紅
 金克木白青爲碧
 木克土青黃爲綠
 土克水黃黑爲駢
 水克火黑赤爲紫

疏凡祭服先著明衣次加中衣中衣之上冬則加袍繭夏則用葛次加祭服若朝服亦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加裘裘上

加裼衣裼上加朝服夏則中衣上加葛葛上加朝服愚按疏言朝祭之服如下文三裘之類人莫不皆然當暑袷絺綌必表而出之則當居之服亦必表而出之蓋唯夫子獨然也

古之服葛絺以爲衣綌以爲裳亦貴賤之等也

夫以皮爲衣冬服也凡服內有袍禪之屬然後加裘又以衣裳之

謂之裼此所謂衣裼衣也裼之色必與裘之色類裼上加襲襲

則朝祭之服也緇衣羔裘是諸侯君臣日視朝之服素衣麤裘

君王視朔之服黃衣狐裘息民之祭之服然此是衆人之通禮

何獨孔子服之今獨稱君子或恐是當時亦有非朝祭而自有

此服孔子則亦必以同色之衣裼之言非行禮而必謹禮文否

則君子是泛言於禮當如此而非指孔子也釋直格反

凡佩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則有珞瑪珩璜衝牙玉藻曰古之君子

必佩玉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公侯佩

論說

四

山元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璫玳凡帶必有佩玉

唯喪否若事佩如內則所謂左佩紛悅刀礪小觶金燧右佩玦

捍管籥大觶木燧是也紛悅拭物之巾刀礪小刀及礪石小觶

解小結大觶解大結貌如錐以象骨爲之金燧取火於日木燧

所以鑽火玦發弦者也捍拾也管筆驅籥刀鞞也玉藻又曰孔

子佩象環五寸孺而充反攷武巾反觶許規反籥時世反

古之弔服有錫衰總衰疑衰錫者治其布使滑易也十五升去其

半無事其縵有事其布曰錫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縵無事其

布曰總疑之言擬也擬於吉也吉服十五升疑衰十四升少一

升而已疑衰蓋布縵皆有事也周禮司服王爲三公六卿錫衰

爲諸侯總衰爲大夫士疑衰注疏謂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

爲弔服士以總衰爲喪服其弔服則疑衰也又曰凡弁經服其

衰侈袂謂弔服皆著弁經也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經也侈

大也凡袂皆二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蓋半而益一焉則其大三尺三寸也又儀禮喪服記曰朋友麻謂服疑衰而加麻經也庶人之弔服則素委兒白布深衣聖人之弔服則用錫衰疑衰與

詩君子偕老言蒙彼縵締謂以展衣蒙於縵締之上展衣者禮服也既服禮服則締衣之內必有中衣明矣故集注取此以證締在中衣之外是中衣表締其義不在蒙字詩疏謂縵締締之尤細靡者

襞積襞是衣攝積疊也謂之攝成疊即今日所謂襞也襞必益反攝之涉反攝賈限反

食不厭精節

割不正不食集注割肉不方正者不食引陸績母切肉必方爲證竊恐方正自居意口經文正字則該之古者燕饗有大醬曰獻

論說中

五

又有切肉則口口者必方可也其餘牲體口口骨口及腸胃肺心割口各言口口所謂不正則不合乎度者兼此二說恐盡三字意

古人食口口口有醬之相宜者合食之周禮王者之醬百有二十甕其口口口多如此如內則魚鱠芥醬麋腥醢醬之類以魚腥爲膾則合芥醬以食麋腥謂麋之生肉蓋亦膾之類則合麋醢及醬以食又有所謂濡雞醢醬濡魚卵醬濡鼈醢醬皆實蓼此則烹調之節也濡者烹之以汁和也凡言醢醬皆是醢及醬二物卵醬則用魚子作醬也若此三者自是亨飪條不備則是失飪而亦不食之矣濡音而卵音昆亨音烹

古注齊葉董物薑辛而不具故不去此說頗長忽突出薑一條而曰不撤則是尋常有薑矣古注雖自上皆作齊戒意說固未穩然此句安知不是齊一類錯簡在此

飲食或勸酬故有言但未答述寢則無可言者
鄉人飲酒節

周禮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注曰卻凶惡也禮記月令季春命國難九門傑攘以畢春氣注謂此難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蓋此月內日行歷大梁昴宿有大陵積尸其氣佚則厲鬼隨而出此難唯天子諸侯得爲之又仲秋天子乃難以達秋氣注謂此難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蓋此建酉之月而日至壽星之次又與大梁合故亦動大陵積尸此難唯天子得爲之又季冬命有司大難旁傑注謂難陰氣也此月內日行歷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厲鬼將隨強冷出害人謂之大則下及民庶皆得難也

廐焚節

論說中

聖

廐養馬之閑也凡牧馬之數四馬爲乘三乘爲皂三皂爲繫六繫爲廐一廐二百一十六馬廐即閑也牧馬之人謂之圉而馬有良駑良馬則匹一人駑馬則麗一人良馬則乘有圉師阜有趣馬繫有馭夫廐有僕夫駑馬則六麗一師六師一趣馬六趣馬一馭夫天子十二閑馬六種五良一駑駑三良馬之數諸侯六閑三良三駑駑則一當其一此章爲邦國之廐良馬三閑六百四十八馬掌牧者三百八十八人掌牧者八百八十五人駑馬三閑亦六百四十八馬總一千二百七十三人故廐焚夫子問人而不問馬然周禮之制云爾未知果如何如大夫四閑一良三駑則八百六十四馬掌牧者六百八十三人且大國之卿四大夫祿其田不過三千二百畝上農夫可食二百八十八人而已祭祀服御賓客皆出於此固不能全以養人今牧者乃有六百八十三人而又欲畜八百六十四馬則何以給之陳文子有

馬十乘已謂其富而大夫當有馬如此多何邪皆不可曉觀此則國中亦未必有許多馬

雜記曰廐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然則乃孔子之私廐故於退朝而後問

君賜食節

集注引周禮四句王日一舉殺牲盛饌口舉鼎十二備太牢此舉謂朝食也膳夫授祭者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禮飲食必先以少許置之地以祭始造飲食之人王食則膳夫以當祭之品授之於王而王親祭之品嘗食者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王將食膳夫每品嘗之然所嘗只嘗火熟者謂其烹之於鼎者也所以嘗者恐失生熟之節也注中引此四句以證先飯之意非正解此章蓋指天子之禮而孔子則侍諸侯之食也

論說中

五

凡祭坐中尊者祭之餘則否賓主敵體則主祭賓之長者一人祭今侍食於君不敢當客禮故君祭則先飯

寢不尸節

古者車皆立乘馬驟車馳難於立故於車上立高五尺五寸橫一木謂之較伏之而立或遇有所敬則當俯身故高三尺又橫一木在較下謂之軾有敬則俯身憑之惟尸與婦人坐乘

讀論語叢說中

